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活命

张行健
◎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HUO MING

作品发掘古老土地上的人性美与人情美，
演绎乡民的人生命运，
展示深厚的文化心理，
能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的怀念
对现代文明的反思。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

责任编辑：

封面设计：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ZHONGJI BOYI

活 命

他的艺术目光始终聚焦在农村农民身上，直接表现乡村现实生活，涉及到转型期痛苦而艰涩的发展与变化，表现了作家浓烈的赤子情怀和忧患意识。

上架建议 小说|文学

张行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西作协主席团委员，一级作家，山西省首届签约作家，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，临汾市作家协会主席。

198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先后在省内外纯文学刊物《山西文学》《黄河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延河》《清明》《山花》《绿洲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广州文艺》《边疆文学》《西部》等刊发中篇小说 30 余部，短篇小说 50 余篇，散文 100 余篇。出版长篇小说 3 部，小说集 4 部，散文集 4 部等。作品

曾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读者》《作品与争鸣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中国文学》（英文版）（法文版）等转载和翻译。作品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“山西文学奖”“二届三届赵树理文学奖”、山西优秀签约作家奖等奖项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活命 / 张行健著. — 南昌: 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 3
(鲁迅文学院 “百草园” 书系)
ISBN 978-7-5493-5158-9

I. ①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0639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 88504319
销 售 电 话	(0791) 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158-9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5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 (0791-88513257) 退换

C 目录 Contents

口啊，口.....	1
清明上坟图	42
国画达人	89
东山石匠.....	129
老了就一塌糊涂.....	147
找一棵最适合上吊的树.....	180
活 命.....	219

□啊，□

病从口入

在生产队里，大头是个地道的全劳力。

评工分的时候，大头常常第一个被全体社员通过。

“大头，强壮全劳力，十个工分——”

十分工是全劳力一个劳动日的工值。一天能挣十个工分，就证实你是一个全劳力了，那可是一个大男人在村里的身份地位和骄傲。

半劳力或多半个劳力通常是指村里的老汉、妇女、娃娃家，能挣五分、六分、八分不等的。

半劳力们对全劳力自然有一些敬畏，而全劳力们都对大头有一些敬畏。

大头有三大：脑袋大、力气大、饭量大。

大头的个头在村里是属于高个子了。他细高的身材上却长一颗硕大的脑袋，使人想起农户家装米装面装豆子的柳条圆子。这只柳条圆子极不协调地安在大头的脖子上，直叫人担心他那条细长脖子的承受力。

大头身骨属于瘦型的那种，因个子高、骨架子大，便不显得瘦，而是精瘦结实。再加那颗大得出奇的脑袋，大头给人一些很有力气的

感觉。

生产队的男女社员们在大路边的一块地里整地，歇息的时候，看见队里的一头毛驴儿拉一平车牛粪上土坡，极吃力。大伙坐下来看哈哈笑，赶车人又急又恼，挥起鞭杆没命地抽打，毛驴儿不知是没那个力气还是被抽打得发毛，非但不上坡了，还步步后退，一直退到了坡根下，那样子让赶车人无奈而狼狈。

众人的笑声没落，就听大头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这驴，也太孬了，那么一小车粪也拉不上去，还是平车，还是牛粪，就等着挨刀子杀了吃吧！”

大头的口气让歇歇儿中的几个后生家有些不满、有些不平，好像大头的力气要比拉车的毛驴大多少倍似的，有个叫拴子的精明小伙站出来，冲着大头嚷道：

“大头，你身高力不亏这我们承认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贬低小毛驴儿吧，那可比个强劳力不知强多少倍哩！满满一平车牛粪啊，上那么大的陡坡，换成你试试？”

拴子的话纯粹是想压压大头的狂傲，并没有激将大头的意思。其他人想看看热闹，顺了拴子的话去激将大头：

“大头试试，大头试试——”

“大头肯定比那条驴子强吧——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那赖好是条驴呀，大头还能比驴劲儿大？”

“这就看大头敢不敢试一家伙了——”

大伙七嘴八舌，弄得男男女女全都拿了眼窝去看大头。

大头想都没想，朗声说道：“试就试，不过咱得打赌的。”

拴子一怔，问：“怎么打法？”

这回大头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把那车粪拉到坡顶上，你给我买二十个火烧；我拉不上去，我给你买二十个火烧！”

大头的眼窝直愣愣盯着拴子，眼窝里迸溅出欲望的光点。

这回拴子有了些迟疑，喃喃地说：“十个火烧还不行么，非得二十个那么多？”

“我输了我给你买二十个火烧，还不是一样么！”

大头说得很坚决。

大伙又起哄道：“人家大头应赌了。拴子可不能发哟，别学了那条退坡的驴！”

“拴子，不就是二十个火烧么，再说输赢还不一定哩，你发什么？”

拴子的自尊受不了大家的起哄，咬了后牙根子说：“我应赌！”

村里打赌有个规矩，怕事后反悔，赌者双方赌前就都得把赌资拿出来，由中间人保管。

火烧就是饼子。那时候一个饼子五分钱，二十个饼子正好一块钱。

大头和拴子身上哪有现成的一块钱！现场的社员七凑八凑，分钱、毛票凑出一块钱来。

这下有了好戏可看。歇着的男男女女，还有断断续续从这里经过的路人们围了好大一个半圆，好奇地看一场拉车上坡者打赌儿！

那条退坡的蔫驴早被赶车人御了套，睁了一对大大的驴眼，好像也要看一看顶替它拉粪上坡的大头是何等人物，有何等壮举。

人群静静观望着。

大头弯下腰来，先是磕了磕两只方口布鞋里的土呀、草屑呀，然后直起腰来使劲勒了勒那条麻绳裤带。

他朝两个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就走向了坡根下的粪车。

粪车是村里常见的胶轮小平车，因满装了牛粪，故而前车和后车插了半圆形的柳条班子，车中间凸起的牛粪远远高过了车帮，这样就有了很可观的容量。

大头走到粪车边，并不急于去抓扶那两根车把，他先把前后柳条班子紧了一紧，然后用力捏住了两根车把杆子，扶起，却朝后退着，退着，退了两三丈远，再猛地使劲拉车，他想借用这一惯性拉上半坡，最后再使出他浑身的解数来。

从大头拉起粪车的那一刻起，拴子就让坡下观望的人们朝后退，且让退得远远的，他说：“大头十有八九拉不上去，他一旦松手车子滑下来，碰着谁谁该倒霉，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”

大伙听拴子这一说，纷纷朝后退了老远，大头退坡，好像是铁定了的事情。

大头却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把车拉上了陡坡。正如他事先料想的那样，猛跑的惯性可上到半坡，到了半坡，他得用上吃奶的力气死命地拉，他的一颗硕大的脑袋低下来，再低下来，他能看见车轮子，车轮子由快到慢。他不敢让那两只胶轮子停下来，停下来就再不朝上滚动了，停下来很快就滑下去了，退坡了，后果不敢多想了。大头蹬蹬地用着力，那可是全身在用力，手扶肩拉，腿脚蹬，腰部再用劲下躬。他憋了一口气，吭哧——吭哧——，脸憋红了，脸憋紫了，脸憋青了。大头觉得脸憋黑了的时候，粪车居然被拉上了陡坡坡顶。他把平车放在平平的坡顶上，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……

坡下的观望者为大头叫好。

拴子的脸儿一下就歪了，就扭曲了，粪车悠然地上在坡顶的时候，他知道能买二十个火烧的他的一块钱就不归他了。他的脑袋有些晕，有些痛，那是输赌后的晕沉和心痛。他好像听见众人为大头叫好，又听到队长派人拿了那赌注一块钱，沿大路到三里外的镇子上买火烧去了……拴子一屁股坐在拴着蔫驴的那棵歪脖子树下。

当二十个香喷喷的火烧买来的时候，大头给自己留下五个，他正准备把其他火烧散给身边劳作的人时，拴子却上前把大头挡住了。

大头不解地看拴子。

拴子出人意料地说：“我还要接着打赌！”

“怎么打？”大头一头雾水。

“你能一气吃下二十个火烧，算你赢，吃不下算你输。”

没想到拴子会这样。

“那我吃完了，我赢了咋办？”大头问。

“你赢了，我再输你一块钱，不过吃火烧是干吃的，不能喝一口水。”

大伙感到拴子输急了胡来哩，都纷纷不平道：

“拴子不能这样，该咋着就咋着呀！”

“不就是一块钱的赌儿么，做人要厚道！”

在大伙吵吵嚷嚷中，大头却答应下了拴子的赌儿。

“行，吃就吃，我能吃了你输，我吃不完我输，赶明几个我给你买二十个！”

第二轮赌儿就从大头的那张上下厚唇圈成的大嘴巴的蠕动下开始了……

大头吃东西时，脸上涌动着十分复杂的表情，有饥饿、欲望、怜惜，还有无奈。饥饿是那些年里农村人的共性，尤其是大头这样的全劳力壮小伙，饥饿时时袭击着他；欲望是大口吃食的贪样和占为己有的本能；怜惜是一个庄户人对手里食物的爱惜，爱惜却又不能不吃，流露在脸上就成了无奈。这七七八八、离奇古怪的表情一起涌动在大头的脸上，那张辽阔的脸盘被挤压得扭曲变形了，眼窝里常常不自觉地流着泪，鼻孔也在下意识里一下一下抽动。原本进食的愉悦被大头弄成了痛苦和心酸。

大头在这样的表情下一口气吞吃了七八枚火烧，因拴子规定了干吃，不能喝水，故而他细长脖子上的那颗大大的喉结儿就比往常更加突兀地滑动着，是上下滑动，是由快速到缓慢的那种滑动，也是涩涩巴巴的滑动。让人担心那喉结肉球儿忽一下会从脖颈上暴突出来，迸溅出来。

大头吞吃火烧的过程，是大伙静静观望和吞咽口水的过程，火烧浓浓的油香味儿和火烤味儿在干燥的田土上荡着，激起每人的食欲。大家为大头的吞食一面感到羡慕、嫉妒，一面为他担心，担心他吃不完那一大堆火烧，吃坏了身子可咋办？

大头的喉结依然在执着地抖动着，由初始的欢快到中间的涩巴再到现在的缓慢，而火烧，一个一个地少了。在平时，一个大小伙子一顿饭吃五六个、七八个火烧也就饱了，没听说过谁能吃十个火烧的。今儿是半后晌，还不到饭时，大头已经吃了十七八个了，队长很担心大头会出事，就劝他道：

“行了大头，打赌也是淘气哩，万不可那么当真，吃了这么多，就算你赢了，剩下的就算了吧，至于那一块钱，我明几个给了拴子得啦！”

大头却吃力地晃动着他硕大的脑袋，摇着，不同意队长的话，两只眼窝红红的，能喷出血来。

拴子此时也有些怕，怕大头出事，这赌儿是他挑起的，万一出了不测，他难逃干系。

“大头，别吃啦，算我输，算我输，求你了！”拴子捂住了剩下的两枚火烧。

大头也不说话，只一掌就把拴子推倒在地下，一争一夺间一枚火烧掉到了土里，大头拾起来，也没吹一下，然后一手掂了一枚火烧，在大伙更为惊讶和担心的眼光下，一口一口地嚼着，慢慢地，慢慢地咽了下去……

大头赢了。

队长亲自扶着大头回到家里，让他喝些茶水，帮助消化。

第二天，大头照常出工了，和平时的大头一样。

大头的名气从那个下午起就传遍了十里八村：

“翟村大头的力气超出了秃尾巴驴。”

“翟村大头的饭量比秃尾巴驴还大！”

大头成了公社的名人。

就是这一年，大头的老妈病死了。

老妈活着时，虽说光景穷，但大伙都穷啊。大头家的穷光景让老妈过得有条有理，衣裳虽是粗布的，有棉有单分季节；饭食虽说粗粮多，有稠有稀分早晚。大头从家里出来了，也能体面地走到人前头。老妈一死，一切都变了，大头成了一个人，日子就过得颠三倒四，家里、院里也乱七八糟。衣服多日不洗也就算了，饭是贵贱做不成个样子，更可怕的是大男人过日子没个计划，一年的口粮半年就吃光了，吃光了咋办？借。亲戚邻居、村里村外，有借无还，再借很难。大家都知道大头怕人的饭量，谁也不敢再借他。

吃不饱肚子的大头自然就不能好好出工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再说，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十分工，只能值了八分钱，分红时七扣八扣，反而要倒贴了。

自个儿做了一段时日的饭，大头觉得实在心烦，就按最省事、最

简单的来，化糊糊简单：锅里的水开了，抓一把棒子面洒进去，再放一些切好的白菜萝卜呀、山药蛋呀，就那么一煮，二煮，再煮，稀稀稠稠一大锅，大头一连七碗八碗就喝净了。白菜、萝卜毕竟经不住大头的海吃，以后的锅里就只剩了一些棒子面。

大头的肚子，整日价咕咕地叫唤，黄灿灿的棒子面窝头，成了他最美好的奢望，眼下他连掺了野菜的窝头也吃不上。填饱肚子，成了他迫切的事情。

人饿极了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做出，何况像大头这样大饭量的人。

饥饿中的大头躺缩在家里的小土炕上，他等着天黑。他早在心里筹划好了，天一黑，就出去行动。

天，在大头的焦急等待里一点点黑下来，当夜的墨汁把村落浸透时，提了一只破筐子的大头悄悄摸进坡里那片萝卜地。

萝卜是白萝卜，碧绿的叶子，白胖的身子，半截扎进土里，半截露在外面。大头先顾不上往筐子里拔，他拔一条匆匆捋一把泥，便急切地送进嘴里，咬、啃、嚼、咽。漆黑的萝卜地，闪动着萝卜的一点点白影，响起清脆而贪婪的大嚼声。

大头啃嚼和吞咽的时候，只觉得有甜甜的、凉凉的汁液直朝肚子里流，他迫不及待地把咬个半碎的萝卜一口一口咽了下去。他感觉肚子里像有一盘久不运作的石磨，忽地转开了，急切地碾着、磨着刚咽下的萝卜疙瘩，轰轰隆隆的，肚子里一阵一阵被填充被调动的愉悦感，在这种快感的陪伴下，大头一气吃下了十几条白萝卜，他才觉得肚子里有了内容，实在了，不似以前那么空洞，同时也有一丝一缕的微痛在肚子里蔓延……他这才匆匆地朝筐里拔起了萝卜。

大头在夜里的行动频繁了，拔苜蓿，摘瓜菜，掰玉茭，捋豆子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钻菜地，顺手摘了十几条黄瓜，洗也不洗，就噌噌地大吃一气，还有，紫皮的茄子，他也能生吃，囫囵的，五颗六颗地吃进去了。筒子白和茴子白大头也生吃，叶子一片一片地掰了，往嘴里送，白菜叶子塞进去，两个口角就有绿绿的沫液冒出来，直朝脖颈里流，三五棵白菜，让大头吃得好过瘾。

大头还喜欢钻初秋的玉茭地，玉茭棒子刚怀了娃娃，棒子一条一

条掰下来，剥去皮子，玉米粒儿嫩嫩的像小女娃刚长出的牙，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等着大头去啃、去咬。大头便不客气，探过嘴去，露出一排黑黄的大门牙，他并不啃、不咬，一排门牙像一排耙子，对了嫩玉茭上下一耙，玉米粒儿便噼噼啪啪破在了他的大嘴里，白白的浆液就流在他的喉管里、舌头上，耙完一条，他集中地大咽一口，咕咚一下，大头感到了新鲜的青涩的甜，像久违的奶汁儿。

社员们自然就有了反映，队长听而不闻也不行了。一个大晌午，队长来到大头的家。

大晌午，饭时。大头家却冰锅冷灶，锅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尘土，想来已多日没做饭了。

大头此时正懒懒地睡在炕上，养精蓄锐，准备着晚上的出动。

队长耐心地劝说着大头，并调换了大头在队里的工种，让大头挣着全劳力的工分，却去做使唤牲口的活计，犁地呀，耙地呀，摇耒呀，和中老年一起做较轻松的活儿。队长还决定，每月从饲养场里给大头称出三十斤黑豆或豆饼、老玉茭那些平时款待骡子马儿的饲料，作为给大头的一点补贴。

大头脑袋大，脑筋肯定是够用的，只想了一想，就点头应了。大头还是讲理的人，知道队长有队长的难处，能做出这个决定，对他大头是尽可能地照顾了。

大头从此干起了使唤头牯的营生，犁地、耙地、摇耒播种、拉粪运草，只是停止了夜晚的出动。他不是不需要田野里的瓜瓜菜菜，瓜菜照样诱惑着他庞大的永远饥饿的胃口，他只是觉得夜晚再出动就对不起队长了，他得忍着。

大头有大头的做人底线。

生产队里使唤头牯一般是固定的，这便于人对牲口习性的了解，人和头牯长时间磨合，使唤起来得心应手，避免产生不愉快的摩擦和冲突。客观上也叫使唤者爱惜牲口，无形中有了一种责任。

大头就固定地使唤一头叫乌嘴的骡子，乌嘴全身土黄色的毛，嘴的部分却乌青乌青，人叫乌嘴。这是一头老骡子，生性老实，干活踏实，给生产队里做了三十年的活路。大头和其他社员一样，从心里爱

惜乌嘴，也佩服乌嘴。干活时大头常常想，自个每月吃的那三十斤牲口料，也有乌嘴的一份啊，这不是克扣乌嘴了吗？他心里就感到对不起乌嘴，就如同以前的夜里行动，当吃饱了瓜瓜菜菜时，忽然觉得对不起社员们。

大头把这种歉意表现在对乌嘴的照顾上，干活歇息时，他拿一把小铁刷子给乌嘴刷刷皮毛。乌嘴老了，皮毛就不顺溜，就有一块两块的疮斑，就有蚊蝇在四周叮咬。大头从兽医那里取了药膏，涂在疮斑处。干活前后，大头会从地垄上、山坡里拔一捆鲜嫩的野草儿，让乌嘴尝个嫩鲜；干活间歇，遇到在沟涧里时，大头会拉着乌嘴，在清淨的晒过太阳的小溪里饮水。这样几个月过后，乌嘴的皮毛就顺溜了，也有了些许光泽，身上的骨架也不再像往日那般突兀，有了一些膘和肉了。

三十斤牲口饲料难以填充大头的胃口，夜晚待在家里的大头被饥饿困扰着，他能听见肚子里一阵一阵响动，咕噜咕噜，轰轰烈烈，像拉犁累了的乌嘴骡子喷出的一串一串的响屁。

响动厉害了大头便待不住，站起来思谋一些充饥的事儿。

昏黄的油灯下他忽然看见墙壁墙角上有一只壁虎，静静地趴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看壁虎的身条，长长的、圆圆的，是很有一些肌肉的。大头掂起自己的一只布鞋，光了脚悄悄到了墙角，猛一击打，那只倒霉的壁虎就掉在炕上，一条尖尖的尾巴还在摇呀晃的。大头抓起壁虎，感到肉肉的、凉凉的，想也没想，在灶膛里燃起一把柴草，就烧起来。一袋烟功夫，大头闻到了焦香的味道，用筷子把壁虎夹出来，吹了吹外表的柴灰，一下就塞进嘴里，他咬着、嚼着，尝到了香味儿，尝到了腥味儿，尝到了怪味儿……大头贪贪地咬嚼着，一口就咽下了壁虎白白的肉。剩下皮子咬来咬去太筋巴，他吐出来放在了一边。

大头心里埋怨壁虎太小，那一口肉刚刚勾起他的馋虫，想了一想，大头心生一计，多日来，在他入睡的时候，大小老鼠们在炕上地下乱窜，今儿何不设下鼠夹，放这块壁虎皮做诱饵儿，夹它一夹？一只老鼠可比一只壁虎大多了！这样想着，大头在草房里找回那只老母

在世时用过的老鼠夹子，别上那块壁虎皮，撑起来，然后钻进被窝里，静静等着收猎的消息。

夜朝着纵深里走去，村里静寂得只有夜虫在叫。大头的家里却一如既往有了响动，今夜的响动似乎比往常多出几分力度，不知是不是屋里那只壁虎缭绕着的味道吸引了夜游的鼠们。

大头在黑暗里圆睁着双眼，大脑袋上的两只大耳朵更是尖尖竖起，静等着收猎的声响。

声响终于炸起，是后半夜的时候。

大头大喜，他的期待没有落空，点灯细看，嗨！夹住了一只大灰鼠，少说也有两斤多。他用拇指和食指在那颗鼠头上一捏，咔嚓一下，老鼠脑袋就碎了。大头喜滋滋取下鼠来，用小刀在老鼠屁股处开一个小口，一拉一拽，剥下皮来，再用小刀开膛破肚，拽出肠肠肚肚，一整块鼠肉就等着下锅开煮了……

大头煮鼠肉如同他后来的煮蛇肉、煮蛤蟆肉、煮鸡肉、煮骡子肉一样，简单到了极点：开一锅水，扔一把盐，煮熟便吃，不用调料不用刀切。那个深夜大头吃得不错，一只整鼠吃下去了，还美滋滋喝了一锅鼠肉汤。

那以后大头的大脑袋开了窍，天天出工前把鼠夹子撑起，收工后或许会有大大小小的收获。

一日耕地，一向踏实肯干、埋头耕作的乌嘴骡子在没有大头任何口令的情况下，忽地停下了，且神情慌张，举蹄无措，乌青的嘴里喷出“呜——呜——”的惊呼声。

原来有一条四五尺的长蛇在骡子眼前爬着。

大头顺手拣一块土疙瘩，跟了黄蛇疾跑，照准了蛇头，土疙瘩就杵了下去，砸了下去。

并没没能杵准砸着，大头索性用脚去踩蛇头，一踩，二踩，终于一脚踩中，再用力去拧，一拧，二拧。蛇挣扎着，甩动尾巴，尾巴被大头用手提了，一抖一抖的，那条蛇就不动了。

蛇头早被大头踩扁，大头提了蛇尾，兴奋得在地里一圈儿一圈儿地甩，像甩皮鞭。把一地的男女吓得惊叫。

好不容易熬到收工，大头回到家里，像剥鼠皮一样把那条长蛇剥成一条长肉，去掉小肚子里那黑黑的一条儿，就下锅开煮了。

煮得八成时，大头抓一把大颗子盐往锅里一扔，再煮。大颗盐是从饲养场里拿回来的，是牲口吃的粗盐，白白黑黑的，颗粒板结得很大，大头觉得吃这种盐有劲儿，过瘾，一疙瘩顶一疙瘩！

一条蛇，一锅汤，还煮二斤黑豆，那顿饭让大头吃得滋滋美。这以后，村巷里、胡同里，谁家的房梁上、屋檐下、鸡窝旁、小井边，只要发现了蛇，就叫大头去打、去捉，十有八九，大头总会捉蛇归来，不管有毒蛇、无毒蛇，不管青蛇、草蛇、土蛇、水蛇。

夏日雨大，暴雨之后，大头宽阔荒凉的土院里，会从土堆上和草丛下蹦跶出两三只或四五只蛤蟆一类的东西。那蛤蟆一身的疙瘩，大脑袋大身板，墩墩胖胖，蹦着，爬着，很缓慢的样子。

大头的眼里放着怪异的光泽，他就奇怪自家空荡荡的院子里，怎么还藏着这些奇奇怪怪疙疙瘩瘩的家伙呢？只有下大雨了，这些家伙们才肯溜达出来，既然出来了，大头就不会再放它们回去。

大头顺手从草屋拿了一只深筐子，一只一只把这些胖胖的癞蛤蟆捉进筐子里，癞蛤蟆不乐意让他捉，快爬慢蹦没能逃出大头的捉拿，蛤蟆便释放一种难闻的气味儿来反抗大头。那气味说不来，香中有臭，酸里有腥，很是刺鼻的。大头就火了，用拳头在每一只蛤蟆背上捣一家伙，蛤蟆们便乖乖不动了。

宰杀蛤蟆的过程，是辛苦和愉悦的过程。辛苦是这些东西身上的怪味儿直熏得大头抹鼻子掉眼泪，而欢喜是主要的，每脱一个癞蛤蟆的皮，大头的肚子里就有一分充实。宰杀癞蛤蟆的举动引得胡同里的小娃儿纷纷来围观，远远地看着，捂了鼻子，大概是蛤蟆浑身的怪味儿，让他们躲得远远的了。

拴子也随了看热闹的娃娃们进了大头的院子。拴子尖了嗓子惊呼道：“大头，可真有你的，连癞蛤蟆也敢杀了吃，谁敢吃这东西呀？你就闻不着它们全身的臭味儿、怪味儿吗？”

大头头也不抬一下，专注地杀蛤蟆，嘴里却说道：

“狗日的呢，凡是能蹦、会爬、能跑、会走的东西我都能吃，凡